

世界

名家作品 | 悬疑小说 | 名
精 华

【 精 华 本 】

[英]柯南·道尔 等著 [美]希区柯克 编

沈东子 译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名家
名作

精华本

世界悬疑小说

[英] 柯南·道尔 等著 [美] 希区柯克 编 沈东子 译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悬疑小说 / (英)柯南·道尔等著; (美)希区柯克编 沈东子译
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9
(名家名作精华本)
ISBN 978-7-5354-7343-1

I. ①世… II. ①柯…②希…③沈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世界
IV. ①I14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7069 号

责任编辑: 阮 珍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出版: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5.5 插页: 4 页

版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07 千字

定价: 31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世界悬疑小说

目录

- 夜莺别墅 / 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· 1
- 蓝十字架 / [英] G. K. 切斯特顿 · 18
- 恐怖岛 / [英] W. 萨姆伯洛特 · 30
- 女房东 / [英] 罗尔德·达尔 · 40
- 斜眼 / [英] G. K. 切斯特顿 · 49
- 墓园小路 / [俄] 列昂纳德·罗斯 · 59
- 温柔的一摸 / [美] 曼·拉宾 · 61
- 笨蛋 / [英] C. 海厄 · 70
- 巴德先生了不起的念头 / [英] D. L. 萨耶 · 77
- 发不准 S 音的人 / [英] G. C. 索恩利 · 84
- 战争 / [美] 迈尔尼 · 94
- 摆脱乔治 / [美] 罗伯特·阿瑟 · 97
- 红发会 / [英] 柯南·道尔 · 110
- 圆锥体 / [英] H. G. 威尔斯 · 119
- 侏儒 / [美] 雷·布雷德伯里 · 128

- 碗底的果子 / [美] 雷·布雷德伯里·140
- 失踪的人们 / [美] 杰克·芬尼·150
- 春情 / [英] D. S. 戴维斯·164
- 包厢旅伴 / [奥地利] 雅可夫·林德·183
- 车祸 / [美] C. B. 吉尔弗德·189
- 遇上麻烦的男人 / [美] 唐纳德·霍尼格·199
- 2155 年来客 / [美] 雷·布雷德伯里·205
- 浴缸 / [英] 玛戈特·本尼特·221
- 杀风的女人 / [美] 克里斯蒂娜·诺贝尔·戈万·224
- 别回头 / [美] 弗雷德里克·布朗·230

夜莺别墅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“再见，宝贝。”

“再见，亲爱的。”

艾丽克斯·马丁倚着小花园的门，目送丈夫朝山庄方向走去，身影越来越小。

他的影子一闪，很快便消失了，但是艾丽克斯仍旧一动不动，眼睛里流露出梦幻般的神情。

艾丽克斯·马丁并不漂亮，甚至也算不上好看，但是脸孔上洋溢着她以前的朋友从未见过的欢欣和温柔。她过得并不轻松，15年来，从18岁到33岁，她得自己照料自己（其中7年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）。她做过打字员，细心、能干、头脑灵活，然而生存的苦耗蚀了她年轻脸庞上温柔的线条。

是的，她曾经爱过一个人，狄克·温迪福德，一位小职员。虽然表面上他俩只不过是好朋友，但是艾丽克斯心里明白，他爱她。为了多赚些钱供弟弟上学，狄克干活十分卖力，因此没有向她求婚。

忽然，时来运转，姑娘出乎意外地从每天沉闷的生活中获得了解脱。一位表亲死了，留给艾丽克斯一大笔钱，好几千英镑呢。这下艾丽克斯可自由自在啦，她迫不及待地准备与狄克成婚。

可是狄克却不热情。他从未明确表示过对她的爱情，此时更不想这样做。他躲着她，变得沉默寡言，闷闷不乐。艾丽克斯很快便明白了原委。她成了有钱的女人，狄克的自尊心不容许自己向她求婚。

她喜欢他这一点，正踌躇着是否应该首先开口，这时第二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

在一位朋友家，她遇见了杰拉尔德·马丁。他疯狂地爱上了她，不到一星期便请求她嫁给他。艾丽克斯一直认为自己沉稳富于理智，然而此时完全乱了方寸。

她用这事刺激狄克，狄克气得几乎不能言语。

“那人完全是个陌生人！你根本不了解他！”

“我知道我爱他。”

“你怎么能知道——一个星期内？”

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花上11年，才知道自己是否爱上了一个姑娘。”

他的脸孔变得惨白。“我一见到你，就爱上你了。我想你也是。”

艾丽克斯很坦率。

“我也这样想，”她承认，“但那是因为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”

狄克再次冲动起来，先是苦苦哀求，继而威胁恫吓——要惩处那个取代他位置的人。艾丽克斯很惊讶，在这位她自以为已经很了解的男人身上，竟蕴藏着这么炽烈的感情的火焰。

天空明朗，她倚着木门，回想着那次会面。

结婚已经一个多月，她过得很幸福。但是不时有一刹那的不安闪过脑海，破坏了她的幸福感。不安的原因是狄克·温迪福德。结婚后她有三次做了一个同样的梦。虽然每个梦的场景有所不同，但是主要情节都是相似的。她看见丈夫倒地死了，狄克·温迪福德站在一旁。她清楚是狄克杀了他。

如果说这已经够可怕的话，还有比这更可怕的，而所有这一切在梦中都显得那样合乎情理，称心如意。她，艾丽克斯·马丁，非常乐意看到丈夫死去。她朝凶手伸出感激的手，向他表示谢意。每次梦境都是同样的结局：她扑进狄克·温迪福德的怀抱。

她从未跟丈夫谈起过这个梦，但私下里十分苦恼。难道这是预兆——对狄克防备的预兆？

艾丽克斯被房间内刺耳的电话铃声从沉思中唤醒。她奔进屋内，拿起话筒。突然，感到一阵晕眩，一手扶住墙壁。

“你说你是谁？”

“怎么啦，艾丽克斯，你的声音怎么啦，我几乎听不出来是你。我是狄克。”

“哦！”艾丽克斯说，“哦，你——你在哪儿？”

“旅游者之家——是这个名字，对吗？就是山庄里的那家小客店。我休假，在附近钓鱼。我晚上吃过饭后去看看你们二位，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，”艾丽克斯叫道，“你别来！”

一阵沉默后，又响起了狄克的声音，音调与刚才略有不同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温和地说，“我是不应该打扰你们——”

艾丽克斯急忙打断他，他一定认为她的举动有点反常。是的，是有点反常，她的脑袋一片纷乱。

“我只是想说——我们今晚要出去，”她解释说，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缓些，“你愿意——你愿意明晚来吃饭吗？”但是狄克还是感觉到她的语调里缺少温柔。

“谢谢了，”他仍旧温和地说，“我随时都可能走。我在等一位朋友。再见，艾丽克斯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用老朋友的口吻急忙补上一句：“祝你好运，亲爱的。”

艾丽克斯挂上电话，松了一口气。

“他不应该来，”她自言自语，“他不应该来！哦，我这样做多傻！幸好他不会来。”

她从桌子上拿起一顶老式圆帽，又走进花园，仰头望着镂刻在大门石壁上的四个大字：

夜莺别墅

“真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，不是吗？”结婚前她曾经对杰拉尔德说。他呵呵直笑。

“你真是个小姑娘，”他爱怜地说，“我真不相信你从未听过夜莺唱歌。我真高兴你没听过，夜莺只为情侣歌唱。到了夏天的傍晚，我俩会在自己家外面的院子里听到的。”

艾丽克斯站在别墅的门廊前，想起后来他俩真的听见了夜莺的啼

鸣，不由高兴地笑了起来。

是杰拉尔德选中夜莺别墅的。他兴冲冲地找到艾丽克斯，告诉她他为他们俩找到了理想的住处——简直是一粒明珠！当艾丽克斯见到它时，便一眼爱上了它。它的位置很僻静——距最近的山庄也有两公里——但是别墅本身优雅极了。它的外表很有魅力，内部设有舒适的盥洗室、热水装置、电灯和电话，艾丽克斯对它真是一见倾心。但是后来他们很失望，杰拉尔德发现房主，一位大阔佬，只卖不租。

杰拉尔德·马丁有些财产，但是大部分入了信用股票，拿不到现钱。他至多只能筹到1000镑，而房主索价3000镑。艾丽克斯已经被它迷住了，这时她毅然拿出自己的一半财产，买下了它。就这样，夜莺别墅成了他们的家。但是过了没多久，艾丽克斯却感到一点懊丧：佣人们都受不了荒野的寂寞，谁也不愿来。幸好她做过家务活，煮饭烧菜，收拾房间还挺内行，只是修剪花坛的事不得不从最近的山庄找来了一位老头，每星期来两次。

艾丽克斯正绕着别墅漫步，忽然看见老花工正忙着给花坛浇水。她感到诧异，因为他总是星期一和星期日来，而今天是星期三。

“怎么回事，乔治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她走近他，问道。

“我想您有点意外吧，夫人。是这么回事，星期五山庄那边有表演会，我想，假如我用星期三代替星期五一次，马丁先生和他的好太太是一定不会介意的。”

“当然不会，”艾丽克斯说，“愿你玩得痛快。”

“谢谢。”乔治说，“夫人，我想在您出门以前问问您对这些花坛还有什么吩咐。您估计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，夫人？”

“我并不出门。”

乔治惊奇地望着她。“您明天不去伦敦？”

“不去。谁说我要去？”

乔治耸了耸肩膀。

“昨天我在山庄碰见主人，他告诉我说明天你们一道去伦敦，不能确定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“荒唐，”艾丽克斯笑道，“你一定听错了。”

她纳闷杰拉尔德究竟说了些什么，使得这老头产生了这种误会。

去伦敦？她从未想过再去伦敦。

“我讨厌伦敦。”她突然痛苦地说。

“是吗，”乔治说，“那一定是我听错了。不过他说得很清楚，至少我是这么想的。我很高兴你们留在这儿。我不喜欢跑来跑去，尤其不喜欢伦敦。我从来就不想去那儿。太多汽车——这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麻烦。人一旦有了车子，哪儿也呆不住。爱姆先生曾经在这儿住过，在拥有汽车前一直是位不好动的老实人，可是一个月前他买了一辆车，于是就把别墅卖了。他得花不少钱侍候那玩意儿，安装电灯什么的，‘你再也拿不回本钱。’我对他说。‘我可以从这栋别墅里拿到2000。’他说。他果然如愿以偿。”

“他拿了3000。”艾丽克斯微微一笑。

“2000，”乔治重复说，“他要的是这个数。”

“是3000！”艾丽克斯说。

“女人永远不会数数，”他坚持说，“难道您想说爱姆先生曾经大胆向您索过3000的价？”

“不是向我，是向我丈夫。”

乔治又俯身去摆弄花坛。

“是2000。”他肯定地说。

艾丽克斯没再跟他争辩。她穿过花圃，顺手摘了一枝花。

她朝房间走去，忽然注意到一座花坛前的落叶堆中有一样暗绿色的小东西。捡起来一看，是她丈夫每天记事的笔记本。

她打开本子，饶有兴趣地翻阅着。几乎从结婚伊始，她就发现，虽然他整天嘻嘻哈哈的，但是生活很有规律。他准时进餐，精心安排每天的活动日程。

她看着笔记本，惊喜地注意到写在5月14日下面的简记：“两点半在圣彼得教堂与艾丽克斯结婚。”她笑了，继续翻下去。忽然，她停住了。

“6月18日，星期三。”——是今天。

日期下的空白处，杰拉尔德用整洁清晰的笔迹写着：“晚上9点。”其他什么也没写。杰拉尔德晚上9点想干什么？艾丽克斯暗自

诧异。也许就像她经常在书中读到的那样，笔记本中隐藏着某些不愉快的私情吧，想到这儿，她不禁微微一笑。大概与另一个女人有关吧，她心不在焉地翻着页码，里面有日期，约会时间，某些简短的业务记录和惟的一个女人名字——艾丽克斯。

她把本子放进口袋，拿着花束走回屋里，心里隐隐感到不安。她想起了狄克说过的话：“那人完全是个陌生人！你根本不了解他！”

真的，她知道他什么呢？只知道杰拉尔德 40 岁。在这 40 年里，他一定有许多女人……

艾丽克斯烦躁地摇了摇头。她不应该胡思乱想，她有更要紧的事情得考虑。是否应当告诉丈夫，狄克来过电话？

很可能杰拉尔德已经在山庄那边见到他了。如果是这样，杰拉尔德回来时一定会提到他，那时再平心静气地告诉他也不迟。否则——怎么啦？艾丽克斯感到一种强烈的欲念，想把这件事情隐瞒起来。

如果她告诉他，他一定会建议邀请狄克来夜莺别墅玩玩。这时她只有照实说狄克确实想来，但是她编了个借口没让他来。可是如果他问起她为什么要那样做时，她该如何作答呢？告诉他她的梦？他只会付之一笑——或者把事情弄得更糟。他会笑话她把事情看得太严重，而他根本不这样想。

最后，艾丽克斯虽然感到有点内疚，还是决定不说这件事。这是她头一次对丈夫保留秘密，良心的不安使她很不好受。

吃晚饭时，她听见杰拉尔德从山庄回来了，赶紧钻进厨房，装出忙于做饭的样子，以便掩盖内心的慌乱。

艾丽克斯很快就发现杰拉尔德并没有见到狄克。她松了一口气，不过还是有点不自然，因为她得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。

直到用过简单的晚餐，俩人在卧室里坐定的时候，艾丽克斯才想起笔记本。

“这是你浇花用的东西。”她把它扔给他。

“哦，我掉在花园里了，是吗？”

“对。现在我可知道你的所有秘密啦。”

“不害臊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你今晚9点有什么秘密事情？”

“哦！是——”他先是一惊，继而笑了起来，似乎有什么事情使他很愉快。

“是跟一位非常出众的女孩子约会，艾丽克斯，她长着棕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，很像你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”艾丽克斯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你想隐瞒什么。”

“没有的事。其实这是一个记号，提醒我晚上洗几张照片，你得给我帮点忙啊。”

杰拉尔德·马丁酷爱摄影，有一架性能良好的老式相机。他在别墅下面设有一间专门用来冲晒照片的地下室。

“这事非得9点钟做？”她揶揄地问。

杰拉尔德看起来有点愠怒。“我的好孩子，”他说，“一个人总得把事情定下时间来，这样做起来才会又快又好。”

有那么两三分钟，艾丽克斯默默地坐着，注视着她的丈夫。他坐在椅子上吸烟，脑袋往后仰着，脸庞上的线条轮廓分明，在暗色的背景中很显眼。突然，艾丽克斯感到一阵恐惧涌上心头，她抑制不住自己，失声叫道：“杰拉尔德，我真想多多了解你！”

她丈夫惊讶地看着她。

“亲爱的艾丽克斯，你非常了解我。我跟你说过在诺瑟姆伯兰度过的童年，在南非的经历和最近10年在加拿大碰上的好运气。”

“哦！都是生意上的事！”她痛苦地说。

“我知道你的意思——恋爱上的事。女人都是一个样，只对隐私感兴趣。”

艾丽克斯感到喉咙发干，颤抖地说：“可是……总会有过……恋爱上的事，我是说。”

又是两三分钟的沉默。杰拉尔德看起来有些烦躁。他一改往常满不在乎的神情，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艾丽克斯，你认为知道得太多是否有好处？是的，我的生活里是有过女人，我不想否认这一点，否则你会不信任我。我惟一可以向你保证的是，她们对我并不重要。”

他的话语非常诚挚，艾丽克斯得到了安慰。

“满意了吗，艾丽克斯？”他笑着问，然后好奇地瞅着她。“是什么使你今晚想起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事？”

艾丽克斯站起来，在屋子内走来走去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不知道为什么一整天都感到不安心。”

“奇怪，”杰拉尔德仿佛自言自语地说，“真奇怪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的好孩子，别问得那么紧。我说奇怪，是因为你平常总是乐呵呵的。”

艾丽克斯勉强笑了笑。

“今天好像事事与我为难，”她说，“连老乔治也不知道哪儿来些奇怪的念头，说我们要去伦敦。他说是你告诉他的。”

“你在哪儿碰见他？”杰拉尔德忙问。

“他今天与星期五换班了。”

“这个老浑蛋！”他气冲冲地骂道。

艾丽克斯吃惊地看着他，她丈夫的脸孔因为恼怒扭曲起来。她从未见过他这般模样。杰拉尔德看见她惊奇的样子，连忙克制住自己。

“咳，他是个老浑蛋。”他又骂了一句。

“那么你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？我什么也没说。至少——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开了个‘一早就去伦敦’的玩笑，他大概信以为真了。要不然是他根本没听清楚。你纠正他了，是吗？”

他急切地等着她回答。

“是的，不过他是那种一旦确认了什么事情便很难纠正的老头。”

接着她又告诉杰拉尔德，乔治对这栋别墅的价钱有多么执拗的看法。

杰拉尔德先是一阵沉默，然后慢吞吞地说：“爱姆要求先当场付2000，剩下1000以后几个月内逐步偿清，大概这就是那个谣传的由来，我想。”

“很可能。”艾丽克斯同意。

她抬起头，笑着，指着钟，说：“我们该去做事了，杰拉尔德，已经9点过5分了。”

一种非常奇异的微笑，浮上杰拉尔德·马丁的脸。“我改变主意了，”他平静地说，“今晚不洗照片了。”

女人的头脑是不可捉摸的。晚上睡觉时，艾丽克斯感到非常满足。虽然她的幸福感遇到了一点危机，但是现在又恢复过来了。

然而，第二天黄昏，她感到危险又来了。狄克并没有再打来电话，可是她感觉到了他的存在。她仿佛一遍又一遍地听见了他的话语：

“那人完全是个陌生人！你根本不了解他！”

接着出现的是她丈夫的脸孔和他说过的话：

“艾丽克斯，你认为知道得太多是否有好处？”

他为什么要那样说？那些字眼里潜藏着某种警告，就好像他是在说：“你最好别打听我的过去，艾丽克斯，否则你会大吃一惊。”

到了星期五早晨，艾丽克斯已经确信，杰拉尔德的生活里确实有一位女人——而他竭力对她隐瞒事实的真相。她的逐渐形成的嫉妒感现在变得空前强烈。

他那天晚上9点钟是不是要去见一位女人？他说准备去洗照片，是否在撒谎？

仅仅三天以前，她还自以为对丈夫十分了解，而现在他对她似乎成了一个一无所知的陌生人。她想起了乔治毫无道理的怒火——那与平常温文尔雅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也许那不过只是一桩小事，但却使她感觉到，她对这位作为她丈夫的男人确实所知甚少。

下午艾丽克斯想到山庄去买些东西。她叫杰拉尔德留在家里，准备自己去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断然不同意这样做，坚持她留在家里，他去买。艾丽克斯没再坚持，但是心里愈加不安。他为什么不让她去山庄？

忽然她悟出了使一切疑问迎刃而解的答案。虽然杰拉尔德什么也没说，但他确实碰见了狄克。她对他怀有戒心，他对她同样也会怀有戒心。他一定是想阻止她见到狄克。这个解释是如此令人信服，她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它。

可是喝茶时她又迷惑了。她苦苦地与一种诱惑搏斗着，最后，在

再三叮嘱自己去清理杰拉尔德的房间后，她走下楼。她拿起一把拖把，试图使自己变成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。

“但愿我能肯定，”她不断重复，“但愿我能肯定。”

她企图使自己不去相信，杰拉尔德会为了过去的一位女人而不顾一切。但是那种诱惑愈来愈强烈，她终于抵抗不住，顾不了内心的愧疚，拼命翻看丈夫的信袋、抽屉和上衣口袋。只有两个抽屉没动：梳妆台下的抽屉和书桌左边的抽屉都上了锁。艾丽克斯什么都不顾了，她相信从这两个抽屉里的一个里，一定可以找出那位充满她脑海的女人的蛛丝马迹。

她想起杰拉尔德把钥匙丢在楼下的桌子上，便取了来，一把一把试着开。第三把打开了书桌的抽屉。艾丽克斯连忙拉出来，里面有一本支票和一些钞票，还有一扎用丝带束好的信件。艾丽克斯喘着气解开丝带。

她脸红了，把信放回抽屉，关上，锁好。那是她结婚前写给杰拉尔德的情书。

接着她又转向梳妆台。她已经不期望能够找到她想找到的东西了，只是想完成这个寻找的过程。

杰拉尔德的钥匙竟然没有一把打得开它。艾丽克斯不甘心，到其他房间又搜出另一串钥匙，终于发现开碗柜的钥匙也能开梳妆台的抽屉。她拉出抽屉。里面除了一叠又旧又脏的剪报，什么也没有。

艾丽克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她拿起剪报，想看看是什么东西使得杰拉尔德如此有兴趣保存下来：几乎全是7年前关于查尔斯·莱默特案件的美国剪报。查尔斯·莱默特被怀疑为了谋财与女人结婚，然后一个个弄死她们。在他租过的房屋地板下面发现了人骨，绝大多数嫁给他的女人都下落不明。他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很成功的辩护，并且得到一些精明的美国律师的协助。法庭无法证实他的谋杀罪，只找到一些小罪名将他投入监狱。艾丽克斯记得这件激动人心的案子，并且记得大约3年前，莱默特越狱逃走了，后来一直未被抓回来。英国的报刊曾经讨论过他的古怪脾性和吸引女性的奇异魅力，并且描绘过他在法庭上的精彩表演以及他心脏不好的身体状态等。

一张剪报上登了一幅他的照片。艾丽克斯仔细看着，这是一位蓄

着胡子沉思的男人。

照片上的人似曾相识。突然，随着一阵惊颤，她想起了杰拉尔德。那是他的眼睛。她细读图片下面的说明，莱默特总在日记本上注明一些日期，报纸认为那是他谋杀女人的时间表。法庭上，一位妇女说莱默特左手腕的内侧有一道伤疤。

艾丽克斯手里的报纸掉了。她用手支撑住自己，她丈夫左手腕的内侧，确实有一道伤疤。

屋子在旋转。杰拉尔德·马丁就是查尔斯·莱默特！

她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，所有孤立的线索一下便串连了起来。买房子的钱是她的——她自己的。她的梦也有了眉目，虽然她并没有能够感觉到，但是在她的心灵深处，她是怕杰拉尔德的。她希望逃离他，不由自主地寻求狄克的帮助。这就是她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接受事实真相的原因。莱默特要弄死她，很快，也许就在……

她想起了什么，几乎要哭出声了。星期三晚上9点！地下室的石板可以轻而易举地掀起来！他以前曾经在地下室内埋藏过被他弄死的女人。一切都已经为星期三晚上准备好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把时间写在笔记本上？杰拉尔德总是把生意上的事写下来，对他来说，谋财害命就是生意。

谁来救她？谁有可能救她？他会放过她吗？不会。她突然想到了老乔治，她现在明白她丈夫为什么发火了。他煞费苦心四处宣称明天他们要去伦敦，可是老乔治出乎意料地换了工作日期，向她问起了去伦敦的事，而她矢口否认。如果以后老乔治对别人谈及那天的对话，那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。多悬哪！幸好那天偶然谈到了这个话题，否则……艾丽克斯不寒而栗。

没时间浪费了，她得赶紧离开——在他回来以前。她迅速把剪报放回原处，关上抽屉锁好。忽然她像石头似的呆住了，她听见了大门启开的声音。她丈夫回来了！她先是一惊，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，透过垂下的窗帘往外瞅。

是的，是她丈夫。他微笑着，低声哼着一支什么曲子。他手上拿着一样几乎把她吓得晕倒的东西——一把铁铲！

艾丽克斯立刻明白了，是今晚！

还有机会。杰拉尔德哼着歌，转到屋子背后。她毫不犹豫地冲下楼梯，奔出别墅。她刚跑出门，他从屋子的另一侧转了出来。

“嗨，”他说，“跑这么快上哪儿去？”

艾丽克斯尽量保持像往常一样的平静。只要她不使他起疑心，就还有逃生的机会。

“沿着马路随便走走。”她的声音又弱又急。

“好吧，我陪你一块儿走走。”

“不，杰拉尔德，我不舒服——想一个人走。”

他关心地望着她，她觉得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疑虑。

“怎么了，艾丽克斯？你脸色苍白，全身哆嗦。”

“没事，”她努力作出微笑的样子，“就是有点头疼，散散步就会好的。”

“哦，你总不能说你不需要我吧，我陪你去。”

她无法拒绝，万一被他看出破绽……

她尽量装着若无其事，但总是怀疑他在身旁打量她。回到屋里后，他让她躺下，像任何体贴的丈夫一样照顾她。艾丽克斯感到空前绝望，就好像自己的手脚都被捆起来了似的。

他一刻也不离开她，跟她进厨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冷盘。她孤独地面对这个男人，明白此刻是命运攸关的时候了。只有几里外尚有一线救援的希望。她此刻惟一的念头是想法使他放心地离开她一会儿，让她有时间进到大厅打电话呼救。

有一刹那她觉得或许能使他改变主意。她刚想告诉他说狄克可能晚上会来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觉得无济于事。他不会放弃第二次机会，他脸上坚定的神色使她感到恐怖。他可以轻易地弄死她，然后告诉狄克他们晚上有事要出去。哦，如果狄克晚上来就好了！如果狄克……

忽然她的脑海闪出一个念头。她看了看身边的他，生怕他会看透自己的想法。她有计划了，勇气也来了，又恢复了常态。

她煮好咖啡，就像平常天气晴朗时一样，坐在屋外慢慢啜。

“哦，对了，”杰拉尔德忽然说，“我们等一会儿去洗相片。”

艾丽克斯的血液仿佛凝固了。

“你不能自己去洗吗？我今晚很累。”她说。